

喘息的年轮

王春瑜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C H U A N X I D E N I A N L U N

王春瑜 著

笔

喘息的年轮

王春瑜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喘息的年轮——王春瑜随笔

王春瑜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87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200千字 插页4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7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1—10,000

ISBN 7-80627-116-3/I·51

定价:16.00元

序

人类的历史，像一位特别长寿的老人，踽踽而行。他从太古洪荒，走向草木华滋，脚步沉重，缓慢，光走出人治、专制的封建社会，就或进或退，走了几百年，但毕竟走进了法制、民主的社会……

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非但不例外，她的步履显得更加艰难，好似一棵参天大树，古老，苍凉；烈日、狂风、骤雨、严霜、暴雪的侵袭，使她满脸皱纹，手臂弯曲，在年轮深处，不时传出喘息、呻吟、浩叹。但是，每当春风吹过，她毕竟又绽出新芽，抽出新枝，增加了一个年轮。这就是中国历史：喘息的年轮，年轮的喘息。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每天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收在本书中的拙作，每论是作为一介小民冷眼观世相，还是眺望“无日不风波”的古今人海、千姿百态的书海、故乡的明月和双亲的墓园以及静静流淌的河水，固然也有几分喜悦，但心头常常泛起阵阵酸楚，嗟叹久之。文章千古事，既已记下，白纸黑字，那么，也就只好与读者分享我笔下的忧患与欢欣。

秋已深矣，西山叶正红。愿喘息的年轮，喘息声越来越少……

1995年10月29日上午于京南芳星园

目 录

序	1
道学一落千丈考	1
论“吃他娘……”	4
论“三国气和水浒气”	10
论“出口转内销”	13
崇公道与王法	16
猪无糟与十不足	18
谈猪色变	21
坚持李自成研究的科学性	23
论“焦大故居”	26
无事的悲哀	29
更可畏的“人言”	32
说饮食男女	35
论苍蝇·蚊子·丁香·	

2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喘息的年轮——王春瑜随笔

木香·“三陪”	37
中餐启示录	39
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	41
坑厕与文化杂谈	48
石景山人曰	55
何如霍去病	66
采石情思	68
明官史杂俎	73
测字·溺爱·挂黑牌	78
“洗马”与洗马	82
漫话高氏	8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89
一位古代政风卓越的政治家	95
楼船血溅海涛红	99
赛金花异闻	102
拚命精神，打油风趣	106
常使英雄泪满襟	110
吉星文与芦沟桥	113
还珠楼主轶事	116
人生长恨水长东	119
忆周予同教授	122
在郭老旧居的沉思	127
金庸印象	130
怀念刘北汜先生	134
书神之吼	137

藏书百态·····	139
哀亡书·····	142
《逃难记》逃难记·····	145
奇书一瞥·····	148
这才是突破·····	151
学案最高惟寂寞·····	154
莫听穿林打叶声·····	156
无读不丈夫·····	158
我若暴富·····	161
有福方读书·····	164
书桌平静又一年·····	167
去他的武林盟主! ·····	170
涛声依旧·····	175
严霜结庭兰·····	178
藏书泪·····	181
《当代画家随笔丛书》缘起·····	183
重翻杨柳枝·····	185
读古人临终诗词·····	188
禁锢不住的头脑·····	191
读茉莉花·····	195
说黔兵谋反诗·····	199
您喜欢这几本书吗·····	202
说称呼·····	206
“蒙汗药”之谜·····	209
“蒙汗药”续考·····	214
明朝酒肆一瞥·····	217
明朝轶闻拾零·····	222

动物世界奇闻多·····	232
塔、树之恋·····	236
卖糖时节忆吹箫·····	238
蛎蛎声声秋梦回·····	241
难忘烽火童年时·····	244
送你一枝合欢花·····	250
故里旧事·····	253
神奇的五谷树·····	259
申江残梦·····	261
 附录：今古何妨一线牵·····	 267
后记·····	272

道学一落千丈考

现在一提起道学、道学家，人们就难免要皱眉头。其实，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未免有点对不起道学的老祖宗。

道学也曾经有过显赫的一页。即以道学发轫之初的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辈而论，他们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主要是隋唐佛学）兼收并蓄，对于孔子高足“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大力探讨，从而把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诚然，道学内部在世界观、方法论上都有分歧，但双方并没有势如水火，更未如乌眼鸡，恨不得一口啄死对方，而是反复辩论，各抒己见，“鹅湖之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佳话。“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透过这些双方的辩论诗句，我们强烈感受到恢宏气象，心窗八面来风。特别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对经学、哲学、易学、史学、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堪称博大精深。他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千载之下，学人都能从中领悟到治学的不二法门。

然而，从元代到明代、清代，道学发展的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从明末起，道学更是一落千丈。此何以故？令人深思。

道学的衰落，固然有种种原因。就其自身而论，假道学的盛行，宛如白蚁啮枢，久而久之，终于使枢有千疮，大厦支离。这是道学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假道学的根本特征，是挂羊头卖狗肉，正如明朝小曲所揭露的那样，“一个个免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早在嘉靖年间，袁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伪者……其所诵读，周孔之诗书也……其所行者，则桀纣之所不为也。假道学之美名，以济其饕餮穷奇之欲，剿圣贤之格言，以文其肤浅悠谬之论，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学校几废，著语录以惑世，而经史不讲。”（《世纬》卷下）一不讲经，二不讲史，只能造就不学无术之徒。而越是不学无术，越是要划地为牢，排斥异己，甚至不惜与知识为敌，叫嚣烧书。元朝的吴海，就专门写过一篇《书祸》，倡言对儒家经典以外的书，全部“禁绝之”，一把火烧个干净，百姓不得再收藏，坊市不准再刊印，科场考试时有胆敢引用者，即“黜降停革”（《闻过斋集》卷4），撤职查办。清朝的石韞玉，不仅狂言“凡遇得罪名教之书，须拉杂摧烧之”，并特地在家中设一书库，取名“孽海”，除儒家经典外，见书就购，拟付之一炬；甚至不惜摘下其妻手腕上的金镯，千方百计买到340多部《四朝闻见录》，统统烧光（法式善：《东齐说语》）。对于民间野史，竟然仇恨到如此地步！至于假道学的卖友求荣，如清初李光地出卖陈梦雷；在公文上做手脚，如熊赐履批错上疏，却毁灭证据，栽赃陷害他人；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如厚着脸皮替老子请谥的尹嘉铨；诸如此类，都使他们自剥画皮，成了人所不齿的“名教罪人”——这在当时，实

在与狗屎堆几乎同价了。显然，道学闹到这步田地，前景也就可想而知。到了清末，道学差不多“乌乎哀哉，尚飨”了。诚然，还有不识时务者想开历史倒车，重振假道学，如民国初年，仍有遗老重刊尹嘉铨的《小学大全》，哀叹“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这当然是徒劳的。“庙门灯火尽，徘徊独多时。”还能得到什么呢？

从思想发展史来看，不管哪一种思想体系，如果发展到似是而非的地步，则岌岌乎殆哉。清初思想家颜元在批判道学时，曾指出：“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假道学正是典型的似是而非之学，它的危害性，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6月2日于八角村

论“吃他娘……”

三百多年前，中华大地遍地哀鸿、饿殍随处可见。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译成今天的口语，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妈的！”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大户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民谚有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权卵翼下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明中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政治的腐败，官场吃喝风更是

愈演愈烈。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 17 000 余两(佚名:《天水冰山录》)。严嵩被多数史家视为奸相,形象丑恶,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 32 人抬的豪华大轿,“所过州邑郡,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焦竑:《玉堂丛话》卷八)。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刚好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爆裂,如炙鱼然”(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真是目不忍睹,状极惨人,堪为胡吃豪喝者戒!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明代本来就官员冗滥,多如牛毛,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 6 384 名,成化十年(公元 1475 年),又添 500 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 1 000 名(《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四,第 340 页),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公元 1429 年),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陆容:《菽园杂记》卷 14),真是夜以继日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宴客时“劝尽饮曰‘千岁’”(叶盛:《水东日记》卷四),“千岁”之声,不绝于耳。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

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按：指上元县、江宁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日 13 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 13 000 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缢死，一人投水死。”（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般品计百余样。”（《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淛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蜃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鲙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十一）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同上）。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集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史玄：《旧京遗事》）。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

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然叹曰：“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陶庵梦忆》卷八）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影梅庵忆语》）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 16 碗之多（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宝，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二）。无怪乎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是“宴贵宾”（褚人获：《坚瓠集》三，续集），不难想见，蚩蚩小民，哪里经得起权贵们蝗虫一样的大吃大喝？

社会风气被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至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谈迁：《枣林杂俎》中集），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第 49 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了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

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

俸最薄,《明史·食货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13石,从三品26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只能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一)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拙作《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刊于台湾《中央日报》1992年12月2日副刊“长河”版)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2000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

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 35 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 1 000 亿元人民币！愿 300 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

不眠忧吃喝，此风何时息！

1993 年冬于八角村